

吴敬亭诗文集

吴景周 注释



出版说明

先祖吴棫，科举不第，仕途无缘，当了大半生教书先生，只落得“半床诗书，一张琴”的窘境。但为了子孙，确切一点讲为社会留下了一些文稿，得到了甘肃诗人吴镇的赏识，并赐序文，鼓励出本诗集。可恼生不逢时，出书，对一个教书先生来讲无疑是一件可想不可及的事情。到我祖父吴化治时，他为使棫之作品得到保存与流传，斥资到兰州刻版《云庵杂文》、《云庵赋草》、《赘言存稿》、《云庵四六文章》四部书籍，印送亲朋。文革中这些书籍和印版（由于当时西北地区印刷落后，没有活字所刻印版均是一页一版的木印版）当作“四旧”而被焚。

乐都县俗称青海的文化县，有辉煌，也有遗憾。历史上没有留下多被人传诵的东西，出版先祖遗著，或多或少会对文化县增添一些色彩，是对缺憾的弥补和挽回。这萌动心底的念头，象是一场梦，几十年来萦绕在我的脑际，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总是欲出而罢。

早在十多年前在西宁某会议中有幸碰到乡谊许英国、谢佐分别谈及此事，二位均鼓励我搜集文稿待时刊印，文稿虽收集了，经济羞涩不谈，是否能印仍在顾虑之中。

1999年农历六月十六日，有西宁市志办李逢春先生光临舍下，将文稿带回阅后，于1999年9月1日来信这样说：“敬亭先生文稿洋洋大观，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因仅存孤本，因而文化界知之甚少，且又不利长期保存，若有可能的话，将全部著作进行一番校订，印刷数百本，分送各大图书馆保存于有关方面，一是扩大影响，二是利于保存，可谓一件功德尽善之举。”2000年1月7日信中又说：“敬亭诗文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在做为青海文化县，乐都历

史悠久,丰富文化方面的地位,该文集的出版对宣传乐都,认识乐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并看到李逢春先生编注《西宁历代诗词选注》李文实先生所撰序言中提到:“则本书遗漏了乐都吴棫、钱茂才二位诗人。吴棫的古风《青海骏马行》骨清意豪,气象壮阔,或雄奇、或明丽,都属上乘作品。”又看到《乐都县志》、《群众艺术》、《西海都市报》等刊物对先祖敬亭先生道德文章的介绍及周围文化人士、家族人等的支持和赞同,提高了我出版先祖遗著的信心和勇气,虽眼花耳背,身体不适,决心在有生之年完成后人应做之事,旋即着手整理工作。散存诗、五言排律及《自勛录》所附的诗均加了简单的注解,其中《青海骏马行》、吟《乐都八景诗》的注释,顺手抄了赵宗福先生编注的《吟青诗选》想赵先生是会谅解的。

其书稿整理就绪,其书名尊重李逢春先生的意见为《吴敬亭诗文集》。依书名诗赋排印于前,文章排印于后,其中散存诗 59 首(包括《病吟录》、《赘言存稿》部分诗)。《云庵排律诗草》共五言排律诗 108 首;云庵赋草 15 篇,《自勛录外编》附词西江月 3 首,七律 30 首,七言绝句 30 首,均在《自勛录》编中未动。其他文《云庵杂文》、《赘言存稿》、《云庵四六文草》三部共散文 71 篇,其中议论文多篇,如《三教同归录序》别有见解;记叙文多篇,其中:《葛衣先生祠记》对研究明史确有一定的价值,其他多为应世之作,如寿文、祭文等,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杂文,作为民间的文人,真是文有所需,需有所写。《自勛录》分为内外两编,共四卷,其内容以自己修身为主,此书有自序三篇,均以原文刊出。

诗的部分《吴敬亭诗序》即按甘肃诗人吴镇所著《松崖文稿次编》复印刊出。五言排律诗序也依原乾隆五十六年碾伯县知事唐以增所写的序文,均复印了原文。

书首除李逢春先生所撰的序、及《诗坛三吴说吴棫》并撰写了《吴棫传略》、《吴棫年谱》。诗赋后附:西宁张思宪谈碾伯吴敬亭先生《岁吟录》五言排律诗一首、及吴镇在棫生前赐撰的墓碑文。

现即将印行，遗著付梓，夙梦将圆，首先感谢政治清明的社会，感谢志士仁人的鼓励，并拟将孤本奉献给应保留的地方，以利于永久的保存，则先祖幸甚，我辈幸甚。

至于注释校订中，因水平有限，资料匮乏，错误之处则所难免，望贤达给以指出，俟后补正。

——编者——

序

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坛，被并称为“甘肃三吴”之一的乐都吴棫先生存世的诗文，经其裔肖景周整理、校订、注释、标点，并撰写了《吴棫传略》、《吴棫年谱》，题名为《吴敬亭诗文集》，即将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这无论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宣传中国西部的人文历史，保存历史文化典籍等诸多方面，都是一件有益的事。

当前国家正在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举措，我很赞同为《吴敬亭诗文集》的出版热心创造条件的一位有识之士说的，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仅要开发自然界的矿产资源，也要开发在历史的积淀中被沉埋着的文化资源这一论点，《吴敬亭诗文集》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文化资源开发的尝试。

吴棫先生存世的诗文，内容之丰，数量之大，在历代河湟文人中为仅见。先生博学多才，诸子百家，阴阳易数，佛学禅理无所不通，为文则诗词歌赋，杂谈散文无所不能。况文章憎命，一生坎坷，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体察颇深，加之他心存忠厚，文如其人，诗文间多蕴藉着作者的至情至性，故而读其作品，不仅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哲理的启迪，人生的体验，有些还能作为了解和研究历史的佐证。《诗文集》中有一部分作品，或谈禅悟道，或演绎易理，或叙情状物，或模山范水，就在这迷离扑朔，云谲波诡之中，寄托着作者对社会的认识，人生的感悟，对美好事物的想往和追求，以及对不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和否定等，我的体会是，读这部分作品时不能仅以“消极”、“悲观”之类的陈词套话一言以蔽之。当然，对生活在距今一百九十多年前的—位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要做全面中肯的评价，实非易事，好在如今先生的著述将公诸于世，有《吴敬亭诗文

集》在，见仁见智，读者会自有法眼的。正如一块挖掘出的矿石，其所含成份、含量、纯度等等，都是可以检验、分析以至提炼的，重要的是有矿石在。

在《吴敬亭诗文集》出版意向商定之初，景周兄即命我为序，今付梓在即，方始着笔，其间迟迟未动的原因，是我对此把握不住，恐浅陋的笔墨辞难达意，有辱斯人斯文。然而近年来，我对挖掘整理地方历史文化独钟于情，与景周兄的相识并引以为忘年之交，也是以吴棫先生的诗文为因缘的，于情于理，都不可辞，因而不揣冒昧，写了上面这段话，聊充作序。

李逢春

2000年8月初于西宁

诗坛三吴说吴棫

李逢春

清乾隆、嘉庆年间，狄道（今临洮）吴镇、秦安吴澄、碾伯吴棫三人诗文齐名，并称为甘肃（当时青海属甘肃）三吴。

吴棫（1740—1803）字敬亭，号对山、怡云道人，晚年寓洗去功名利禄之心的意思，又号洗心道人，是今乐都碾伯镇人。他16岁考中秀才，第二年入国子监，乾隆四十二年（1777）考中举人。一心“得借扶摇便，欣看上苑春”，谋求通过科举考试达到跻身仕途目的，谁知事难遂愿，为藉馆以贍家，只得在乐都、化隆、永登、张掖等地教书，后又在张掖提督府做幕宾，奔波于河西、河湟之间近30年。46岁前后，又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经人解救，才出狱还家，在贫困中终其一生。

说是这次“因获陷阱之虑”，使得他对那“步步危地，重重杀机”，“机械变诈，鬼域交作”的官场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说：“名利圈儿似网罗，英雄多少被消磨”。抨击科举制度道：“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英雄到白头。我亦攒眉三十载，之乎者也一齐休”，表示要“名缰利锁都抛却，野鹤闲云任意飞”。吴棫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所持的这一批判、否定的思想，可以和与其明末清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蒲松龄、吴敬梓等相媲美。

思想的变化，带来作品的变化。此后，吴棫的诗文风格华丽逐渐转向淳朴自然，内容重在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试举二例：

梦题假山

聚石为峰日往还，宛疑人在水云间。

近来多少清闲客，不爱真山爱假山。

老牛卧草图

老牛疲甚卧深密，绿遍长坡眼倦看。

汗血流多知骨重，皮毛脱尽觉甚寒。

春回黎公云山秀，日暖桃林草地宽。

最是牧鞭人不起，夕阳天远鸟飞残。

诗人怀着对家乡的挚爱之情，描写高原山水风情，前人评为“固皆边塞之真诗也”。如著名的《碾伯八景诗》：“高低望处峰千叠，远近看来月一弯”。“峭势凌霄飞似鹤，岩光耸目宛如龙”。“柳边青帘堪问酒，水傍红雨白成泉”。或雄健、或宛丽，久为人传诵。他后期的许多作品，几近口语而有蕴藉，称得上是清诗中的佳作，如《游山》

几叠林泉几叠湾，几重云水几重山。

早知历尽崎岖苦，坐老烟霞也是闲。

吴棫的长诗《青海骏马行》历来受人们的珍爱。这首诗以盛产于青海的骏马起兴，诗恣意纵横，笔墨酣畅淋漓，想象丰富奇特，字里行间蕴涵着诗人纵横驰骋的抱负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彷徨，情蕴于物，发人深思，是不可多得的好诗。

吴棫一生著述颇丰，存世的有《病吟录》、《自励录》、《怡云庵排律诗稿》、《云庵杂文》、《赞言存稿》等。这在清以前河湟文人中为仅见。

狄道诗人吴镇在《吴敬亭诗序》中说：“敬亭之诗非徒湟中之诗也”，诚然，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抄自《西海都市报》，1999年1月23日《文史钩沉》。

吴棫传略

吴棫(1740—1803),字敬亭,号对山、怡云道人、洗心道人,碾伯县城(今乐都)东关人。清乾隆时被称为甘肃诗人三吴,狄道(今临洮)吴镇、秦安(今天水)吴澄、碾伯吴棫之一。

吴棫父吴遵文,字行一据《西宁府新志》载,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贡生,于平番(今永登)任司训七年,“初娶妻李氏系同乡处士发贵公次女,生子二即相、桓。继娶舒氏,为允吾(今永登)名门望族,其先曾祖父、祖父文行兼优,为邑多士领袖,慕先父之才名,不以年大为嫌,母年十七而归先父矣”。

吴棫十三岁严父见背,母常训棫曰:“尔父为湟郡知名之士,尔宜勉之,勿隳先人业。”从此,每夜课逾三更,不使安寝,鸡鸣即起,寒暑无间,在母亲躬教养下而成立。

清乾隆二十年(1755)是年棫十六岁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当是时家道中落,奉母命就馆四方,以供慈母甘旨。乾隆三十年(1765)选拔为贡生,是时棫二十五岁。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援例就教职。乾隆四十年(1775)由碾伯知县吴鼎新推荐至云川(今不详)教学。乾隆四十二年(1777)蒙诗友郑秀峰及碾伯令吴鼎新、乡绅的资助下赴长安考取举人。第二年赴京考取进士不第而归。他在《自责文》中慨叹:“求名燕市,冀一日之禄养,而裘敝金尽,抱病金台,几于殒命”。回家后,乾隆五十年(1785)于兰山书院,晋谒甘肃名诗人,兰山书院主讲吴镇老夫子,棫以诗稿求正,过承奖励,复为改正字句。时镇年逾七旬,而棫四十余,先生不以年大自居,以诗文结成忘年之交,以弟呼之。越数年,棫赴甘州苏军门任幕府,因至省垣,时先生仍主书院,复得晤言,先生劝棫刻诗,棫固辞之,棫至甘州一载,即邮寄来《吴敬亭诗序》,并以书勸。

枏曰：“此序何足为吾弟重，第念吾年耄矣，青眼高歌，望吾子，非漫作元晏也”。诗序中肯定“敬亭之诗，徒非湟中诗也”。并赞赏“书答百函，咄嗟立辩，人谓刘穆之敏捷不能过也”。

乾隆五十三年(1788)枏，偶于兰泉谒见曾为分抚治西宁道王曾冀芍坡先生，先生为江左名士，闻枏学诗，索枏诗稿，枏以《五色蝶》诗求教，谬承许可。是年冬，先生荐枏河州镇幕府，枏因疾未赴。越明年，复荐为甘州苏军门幕府。其间先生到甘所著诗草属枏校对。枏在甘四年回家，复荐于平番肇兴书院任教。枏念先生知遇，在读《松崖文稿》中王芍坡先生《吟鞭耄稿序》后说：“先生不论势位，独念寒微，处荣华而怜憔悴，其慈祥类如此，念我廿载孤踪，知交寥落，先生拯我于穷途，吹嘘殆遍，遂使寒花小草得近春晖，涸鲋残鳞长沾河润，士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如先生者予之知己也”。

吴枏一生以诗得知交者数人，如碾伯县令吴鼎新谈经论诗认为同宗，并推荐至云川教书，他在《寄同宗书中》说：“乃叨荐引馆云川者二年，猥荷提撕，陪莲幕之一饷(丁酉秋试，公饯余县署)遂乃合围心喜，见猎情欢……。“感激之情于此可见，后如云川县令郑秀峰结为诗酒之交，相契最深，赴长安应试之资助，更是雪中送炭，与诗人吴镇以诗结为忘年之交，并赐《吴敬亭诗序》。后遇名宦王芍坡先生引为知己两荐就业，而枏生性耿直，在甘肃凉州(今武威)有人固夺巢而设陷阱之险，原想希一日之禄养，而事与愿违。至四十九岁时，始有所悟，在《自责文》中说：“深悔往日所学所为，甘入岐途而不返；迷幻境而不自觉。因痛自责曰：“四十九年之心如镜被尘，如珠蒙垢，至五十而有警觉也。”后住家时于乾隆五十六年又遇碾伯县令唐以增以诗会友以年兄呼之并衷心修改《怡云庵排律诗稿》撰赐诗序。他在《自责文》中这样说：“综计吾之平生，溺于词章者有年，困于家计之有年，劳于笔墨者有年，疲于道途之有年，所历非一境，所接非一事，由念思之，境皆戕心之境，而事皆役

心之事也。”并在《自责文》中由当时社会现实所感而自慰曰：“假使余早得遂志，则所历之境，其为机械变诈，鬼域交作者，不知凡几矣。”从此洗心涤虑，自立严誓，题其斋曰：“洗心斋”，易其号曰洗心道人，盖欲洗既往之心，涤旧染之污，而不敢复循故步也。因此在《自勸录》吟诗曰：

五十蹉跎事事违，才知四十九年非，
名缰利锁都抛却，野鹤青云任意飞。

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英雄到白头。
我亦攒眉三十载，之乎者也一齐休。

以上两诗不仅文如对话，并对科举制度绝对的否定。

吴棫，在一生中除了当了四年幕府外，均在书院、私塾、家教中度过。其教学严谨，除正课外（即四书、五经）还为学生写范文如：《怡云庵排律诗草》，就是为学生拟定的试帖，当时应试题有排律一首，与四六八股文并衡。也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老师学生均所览无多，所以自编教材，以尽教师之责，他在排律自序中“予枯槁余生，旅食四方，何敢以雕虫小技，自附于英华艳丽之场，顾排律之为体也，比八股文格式虽异，而法度则同其中起、承、转、合、开、合、擒、纵、抑、扬、顿、挫、反、正、虚、实缺一不可，而且寓精巧于意言之表；溢机趣于规矩之余，其灵敏之思，秀逸之态，视人自具”。并就文后的评语无不起典范的作用，可见他的教书不仅教懂深解内容外，还对写作方法深加教导。

吴棫，不仅在诗赋上有很高造诣，而且文章上有独特见解，如《三教同归录》“推三大法门之所由起（指儒、释、道）皆因教人而设也，天下古今之理，只此善恶两途三教之义无非教人改恶从善耳。人苟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则头头是道，滴滴归源，可

知心也，身心，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立哉。”而社会上互相诋谤确一源之未明也。其他如《左氏邱明辨》《论语旧注疏纰缪辨》等文无不独有见解，其他应世记叙文，无不洋洋大观脍炙人口。

吴棫一生生活清贫，如他在《自勸录》诗中所云教学生涯：

古径苔干屐齿轻，柴门晴锁午烟平。
风系暗逐窗棂入，云气虚从屋角生。
讲席长留幽鸟迹，诗壁犹见故人名。
老夫只解蒲团坐，宠辱无关梦不惊。

更如郑板桥所言：“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如他在老牛耕地图中云：

耕牛力尽卧山前，耒耜相随已有年。
骨老每思身化铁，肠空只见口流涎。
通宵望月徒劳喘，整日犁云不得眠。
狠杀农夫心太狠，临风何忍苦加鞭。

老牛卧草图中云：

老牛疲甚卧深密，绿遍长坡眼倦看。
汗血流多知骨重，皮毛脱尽觉甚寒。
春回黍谷云山秀，日暖桃林草地宽。
最是牧人鞭不起，夕阳天远鸟飞残。

以上两诗全是他一生教书的写照，虽说当时是乾隆盛世，而教书人的生活可见一斑。

他在六十一岁《咏立春日书怀》中写道：

华甲从头数，六旬又一春。
悉深添马齿，穷甚涸鱼鳞。
曝背暄妍候，舒眸淡荡辰。
老夫犹有虑，何日靖边尘。

从此首诗中我们看到他虽然年老贫病交加，而仍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诗仍写得亲切感人笔力不衰。

吴棫，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回家，虽说不涉著述，而钟情于归稿，整理汇集成书。现存《病吟录》、《自勘录》、《赘言存稿》、《云庵杂文》、《云庵赋草》、《云庵四六文》、《云庵排律诗稿》，其他如《岁咏录》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另《先儒读书录》、《南华经解注》、《心经注解一卷》、《历代尊宿语录》、《三教同归录》、《采真集》等均已失传。

吴棫，著作虽多，多部遗失，而在现存诗文中也可看到他的思想境界和当时人文境况。

玄孙：

吴景周

敬撰

吴双明

2000年4月5日于家中

吴棫年谱

1740年,清,乾隆五年,生于碾伯东关。

1752年,先父逝世,是年十三岁。

1755年,补博士弟子员,旋食廪饩(即廪饩秀才)。

1764年,为某督学赏识以选贡送国子监,当是时,先慈衰老,欲求升斗不得,家计日穷,在邻县化隆、贵德、碾伯书院藉教学以养家。

1765年,选拔为贡生。

1773年,先慈归西,是年三十四岁。

1775年—1777年在甘肃云川(不详)教书。

1777年秋,在友人郑秀峰(福建人,云川县令),吴鼎新(碾伯县令江苏人)及乡人土司等人的鼓励资助下,赴长安应乡试得中举人。

1778年,赴北京考进士不第而归,是年建立家谱,撰《家谱自序》。棫年三十八岁。

1779年,就馆本县石沟寺教书,撰写《募画石沟寺序》。

1782—1787年,在甘肃平番(今永登)河桥驿等地教书,前后六年,此时年已四十八岁。

1785年,在兰山书院以诗稿求教于甘肃诗人兰山书院主讲吴镇,镇阅稿后,大加赞赏,不以年大三十岁而自居,结成忘年之交,以弟呼之。

1788年,曾分抚治西宁道王曾翼、芍坡先生招阅诗稿,王见稿惊喜之余,推荐于河州总镇幕府,因疾未赴。

1789年,王芍坡复推荐至甘泉苏军门任幕府。其间曾校对《王芍坡诗集》,并接到吴镇寄来《吴敬亭诗序》。

1790年，在姑藏（今武威）有人巧构夺巢之陷阱，而遭法网之虑。

1791年冬回家，养疾荒园，并于本县傅贡生家任家庭教师。

1792年，本县知事唐以增撰赐《怡云庵排律诗草序》。

1793年，整理旧稿，集成《自勘录》等著作。

1794—1798年集成《赘言存稿》、《三教同归录》、《采真集》、《云庵杂文》、《云庵四六文草》、《岁吟录》、《醉吟录》、《病吟录》、《南华经解注》、《心经注解一卷》、《历代尊宿语录》、《三教同归录》等。

1803年病逝于家中，享年64岁，葬于西沟坟园。

玄孙吴景周据现有资料整理

2000年4月7日时七十三岁

目 录

出版说明	编 者
序	李逢春
诗坛三吴说吴棫	李逢春
吴(棫)传略	编 者
吴棫年谱	编 者

散存诗

吴敬亭诗序 棫	临洮吴镇(1)
青海骏马行 古风一首	(3)
南楼远景 七律一首	(6)
长桥夜月 七律一首	(7)
南山积雪 七律一首	(8)
莲台夕照 七律一首	(9)
冰沟奇峰 七律一首	(10)
红崖飞峙 七律一首	(11)
东溪春色 七律一首	(12)
三川杏雨 七律一首	(13)
梦游西湖 七绝一首	(14)

病吟录

游山 七绝一首	(15)
梦中赠亡友周琢如明经并序 七律一首	(15)
梦中诗并序 七律一首	(16)
梦赠福益斋远游并序 五律一首	(16)

思观山中 七绝一首	(17)
重到巴燕戎 七绝二首	(17)
门前质解失火延烧屋舍 七绝二首	(18)
敝庐免灾聊为整葺 七律一首	(18)
检书偶吟并序 七绝一首	(19)
门巷被焚惊悸成疾慨然有作 七律一首	(19)
无衣 七律一首	(19)
病起 五律一首	(20)
自悔 七律一首	(20)
闲居贫活计 五排律一首	(21)
病后 五律一首	(21)
自笑 七绝一首	(21)
坐夜 五律一首	(22)
人间世 五律一首	(22)
雪狮 五排律一首	(22)
失猫诗 五律一首	(23)
老牛耕地图 七律一首	(23)
老牛驾车图 七律一首	(24)
老牛舐犊图 七律一首	(24)
老牛卧草图 七律一首	(24)
梦题假山 七律一首	(25)
告虚室主人文 四言诗一首	(25)

赘言存稿诗

冬蝶赋 一篇	(27)
燕麦歌并序 一首	(28)
千穗谷歌 一首	(28)
冬菊辞 一首	(28)